

世界文豪书系

泰戈尔全集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 12 ❧

河北教育出版社



泰戈尔全集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二十四卷版

Tagore

Tagore

泰戈尔全集

第十二卷

长篇小说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唐仁虎 彬 仁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长篇小说

目 录

眼中沙	(1)
沉 船	(237)

眼中沙

唐仁虎 译



序

追寻我的文学生涯便会马上发现，长篇小说《眼中沙》^①是偶然创作的。这不仅在我自己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孟加拉语文学领域也是这样。我从外界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当时文学月刊一直渴求长篇小说。月刊《孟加拉之镜》约我写稿来满足这种需求。我对这个刊物没有给予过热情的支持。再说，我心里也感到局促不安，因为躺在以前的声誉上睡大觉是自找不幸。但是，我从来没有战胜过我心里的矛盾。这一次还是那样。

我们过去曾经欣赏过《孟加拉之镜》上发表的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②的长篇小说《毒树》。当时，那种情味是很新鲜的。后来，《孟加拉之镜》即便被引向新的风格，但也不能重复它。所以，外部的要求来了。我在此以前从未染指长篇小说巨著的创作，短篇小说自然是写过的。最终还是不得不决定，这一次要在这个时代的工厂里创作长篇小说。在撒旦^③那里以前有生长《毒树》的土壤，现在依然是有的。诚然，其领域是可以不同的，至

① 《眼中沙》，原译《小沙子》，因《眼中沙》既是原文意思，又能更好地体现小说的内容，故改译《眼中沙》。

② 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 1838~1894），孟加拉语著名小说家，共创作了十八部长篇小说。

③ 撒旦，《旧约·创世纪》中的魔鬼。



少在故事文学领域是这样。现在的画面非常清晰，如果装饰打扮，把它掩盖起来，那么它就会变得朦朦胧胧，它的现代本性就会被毁坏。因此，如果固执地迷恋起小说来，而且不能自拔，我就只有钻进那心灵世界的工厂。在这个工厂里，铁匠的火烧与锤的敲打会让坚硬的金属塑像活起来。以前，孟加拉语还没有借助小说的形式把人类创造者的这种无情的创造行为刻画出来。在此以后，揭开了纱幔，在大街上依次展现出了《戈拉》、《家庭与世界》、《四个人》、《被毁灭的巢》和《惩罚》等小说也会出现在这样无情的文学系列里。

母亲的忌妒从内部打击了《眼中沙》的故事，使它变得冷酷无情了。这种忌妒给了莫汉德尔的那个敌人令人作呕的机会。它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不这样张牙舞爪的。这就好像畜生的圈门被打开了，血腥的事件肆无忌惮地闯了出来。文学的新形式的风格不是传统地描述事件，而是通过分析表现出那些事件的内在本质。《眼中沙》中表现出了这种特点风格。

1916 年

—

维诺蒂妮的母亲哈莉茱蒂和莫汉德尔的母亲拉洁·勒克希米出生于同一个村子，是孩提时代的朋友。维诺蒂妮的母亲想把她嫁给莫汉德尔，因此来找莫汉德尔的母亲，缠着她不放。

于是，拉洁·勒克希米给莫汉德尔施加压力说：“孩子，我们救救这个可怜人的女儿。听说姑娘很漂亮，她妈妈还请了人教她读书识字，她完全适合你们今天这些年轻人的爱好。”

“妈妈，”莫汉德尔说，“今天的年轻小伙子还多得很嘛！”

“孩子，”拉洁·勒克希米说，“这就是你的毛病，跟你说说你的婚事都难了。”

“妈妈，除了这件事以外，话题还多得很。”莫汉德尔说，“世界上又不缺少任何话题，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莫汉德尔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所以他对母亲也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莫汉德尔差不多二十二岁了，他已经获得硕士学位，正在学医。可是，他在母亲面前还是像小孩子那样固执，淘气顽皮；他好像袋鼠的幼崽，出生以后仍习惯于待在母亲的育儿袋里，没有母亲的帮助衣食住行似乎都不行。

这一次，他母亲为维诺蒂妮抓住他不放，他无论如何回避不过去了。所以，他说：“那好吧，我去见她一面。”

相亲的日子到了，可是他又说：“去见她干什么，为了让您高兴，我必须结婚，没有必要考虑什么喜欢不喜欢。”



这显然是气话，有些刺耳。可是他母亲却想，到吉瞻礼^①的时候，她儿子也许会像她一样喜欢维诺蒂妮的；到那时候，他的话就不会这样刺耳了。

拉洁·勒克希米无忧无虑地确定了婚期。随着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莫汉德尔的心情感到压抑起来，到最后还剩三四天的时候，他对母亲说：“妈，不行，我绝对不能和她结婚。”

莫汉德尔自幼得到天神和凡人各方面的恩宠，所以他总是随心所欲。别人的压力他是无法忍受的。当他感觉到自己的诺言和别人的请求对他有很大的压力，迫使他结婚的时候，他对婚姻的不满情绪无缘无故地非常强烈起来，不失时机地完全翻脸，说出了“不”字。

莫汉德尔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毕哈利。他管莫汉德尔叫哥哥，称他的母亲为“母亲”。莫汉德尔的母亲觉得他就像机动船后面拖着的拖船，成了莫汉德尔后面装载货物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一点，她也爱他。拉洁·勒克希米派人把他叫来，对他说：“孩子，现在你得完成这个任务，不然这可怜人的女儿……”

毕哈利两手合十，说：“母亲，这件事我办不到。在您的要求下，莫汉德尔不喜欢吃的糖我一直都是吃的。但是，对于女孩子决不能这样。”

于是，拉洁·勒克希米心里想：“他怎么会结婚呢？他只需要莫汉德尔一个人，他是不会考虑成家的。”想到这儿，她对毕哈利的含有恩宠的母爱似乎又加深了。

维诺蒂妮的父亲并不是很富有的人，但他还是尽其所能，请了女传教士在家里教他这个独生女儿读书识字，教她做针线活

^① 吉瞻礼，在孟加拉有婚礼之前男女双方要见面的习俗，此礼节称为“吉瞻礼”。

儿。然而，他一点没有注意到，他的女儿超过适当的结婚年龄了。后来，她父亲去世了，守寡的母亲为女儿的婚事焦急不安，因为一来没有钱，二来姑娘的年龄也大了，找不到一个把女儿交给他可以放心的小伙子。

最后，拉洁·勒克希米让维诺蒂妮与自己娘家村子里的一个亲戚的侄儿韦斌结了婚。

婚后不久，维诺蒂妮便成了寡妇。莫汉德尔苦笑着说：“妈妈，你看，我的命运不错吧！幸亏我没有娶她，不然妻子成了寡妇，我也离开人世了。”

大约三年以后，母子俩有一天在屋里聊天。

“孩子，”母亲说，“人们都在指责我呢！”

“为什么，妈妈？您又没有得罪他们什么！”莫汉德尔说。

“别人说我是怕给你娶了媳妇，你就成了别人的了，所以不让你结婚。”母亲说。

“怕倒是应该的，”莫汉德尔说，“如果我是您，我决不会心甘情愿地给儿子娶媳妇，而且我还会高高兴兴地接受舆论对我的谴责。”

“啊，听哪！”母亲笑着大声说，“听听小伙子说什么！”

“儿媳妇来了，会管住儿子的！”莫汉德尔说，“妈妈受了那么多苦，给了儿子那么多爱，到那时候就得退居第二位了。如果您喜欢这样，那是您的事，反正我不愿意。”

拉洁·勒克希米暗自感到高兴，叫着守寡的弟媳说：“听见了吗，弟妹！你听听莫汉德尔说什么呀！他说怕娶了媳妇忘了娘，所以才不想结婚。你听说过这么荒唐的话吗？”

“孩子，你这话就不对了。”莫汉德尔的婶娘对他说，“话要适宜才中听。现在是放弃依赖母亲娶媳妇成家的时候了，不能还像吃奶的孩子一样，那是不光彩的，是很丢脸的。”



可是，拉洁·勒克希米并不觉得这话特别中听。婶娘所说的话可能是直爽的，但决不是别人喜欢听的。拉洁·勒克希米说：“弟妹，如果我的儿子比别人的儿子更爱他的母亲，那么对你来说又有什么丢面子的呢！如果是你的儿子，你就明白他的心意了。”

拉洁·勒克希米认为，这是没有儿子的女人在忌妒她这个幸运的有儿子的女人。

“是你说起了结婚的事，我才说的，”拉洁·勒克希米的弟媳说，“不然，我有什么权力插进来说话呢？”

“我的儿子如果不想娶媳妇，”拉洁·勒克希米说，“你伤什么心呀？我家就这样好。我既然能把儿子养到这么大，以后我也可以照管好他，不需要其他任何人。”

拉洁·勒克希米的弟媳揩着眼泪悄悄地离开了那儿。这使莫汉德尔心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这一天，莫汉德尔放学回来得很早。一到家，他就到婶娘住的房间去了。

莫汉德尔非常清楚，婶娘对他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是出于对他的爱，没有其他任何意思。他还知道，他婶娘有一个父母双亡的外甥女，她这个无儿无女的孀妇想把她嫁给他；有了这种关系就可以把外甥女儿留在身边，好看到她幸福美满。虽然莫汉德尔不同意结婚，但是他觉得婶娘有这种心愿是很自然的，非常值得理解的。

莫汉德尔到婶娘屋里时，天已经不早了。他婶娘安娜布尔娜头靠在窗户上，满面愁容地坐在那儿。她的饭依然原封不动地放在隔壁房间里。她到现在还一点没吃没喝。

即使发生的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莫汉德尔也会眼泪汪汪的。看到婶娘这样痛苦，他眼睛里马上充满了泪水，走到她身边亲切地叫道：“婶娘！”

安娜布尔娜强打精神，笑了笑说：“莫汉德尔，来坐吧！”

“饿死我了，婶娘，想吃您的饭了。”莫汉德尔说。

安娜布尔娜明白莫汉德尔的意思，尽力忍住在眼中转圈的眼泪，请莫汉德尔跟她一起吃饭。

此时此刻，莫汉德尔心里充满了同情。为了安慰婶娘，他吃饭以后突然冲动地说：“婶娘，您不是有个外甥女儿吗，您提到过的，您不让我见她一次呀？”话一出口，他又感到后悔了。

“你现在愿意结婚了？”安娜布尔娜笑了笑问道。

“不，不是我自己。”莫汉德尔说，“我说服了毕哈利。您确定一个见面的日子，好吗？”

“哎，她哪有这样的命哟！”安娜布尔娜说，“她命中哪有毕哈利这样的夫君呢！”

莫汉德尔从婶娘的房间里一出来，在门口就碰到了母亲。

“怎么样，莫汉德尔，你们一直在商量什么呢？”拉洁·勒克希米问道。

“什么也没有商量，我拿槟榔包来了。”莫汉德尔答道。

“你的槟榔包不是放在我屋里了吗？”拉洁·勒克希米说。

莫汉德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便走开了。

拉洁·勒克希米走进安娜布尔娜的房间，一看见她哭肿了的眼睛，便联想到了许多事情。于是，她马上气呼呼地说：“弟妹，你跟孩子诉苦诉完了没有呀？”

拉洁·勒克希米说完，没有等她回答就冲出了房间。



二

莫汉德尔几乎把去见姑娘的事全给忘了，可是安娜布尔娜是不会忘记的。她已经给住在夏姆巴扎尔的姑娘的保护人——姑娘的伯父写信，确定了去见姑娘的日期。

莫汉德尔听婶娘说了之后，便对婶娘说：“婶娘，您干吗这么着急呢？我现在还没有跟毕哈利说哩！”

“这算什么事儿，莫汉德尔！”安娜布尔娜说，“这怎么行呢？现在如果不去见，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呢？”

莫汉德尔叫来毕哈利，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跟他讲了一遍，然后说：“你去见见她吧，如果你不喜欢，谁也不会勉强你的。”

“我可不能这样做！”毕哈利说，“见了婶娘的外甥女儿以后，从我嘴里可说不出‘不喜欢’来。”

“这不是更好吗？”莫汉德尔说。

“可是，”毕哈利说，“你这是干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莫汉德尔老兄！你让自己轻轻松松，而给别人压担子，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伤害婶娘的心的事，我可做不出来。”

莫汉德尔有点生气，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既然你已经以我的名义给了她希望，”毕哈利说，“我就必须娶她的外甥女儿，没有必要装模作样地去相亲。”

毕哈利像崇敬女神一样崇敬安娜布尔娜。

后来，安娜布尔娜把毕哈利叫来，亲自对他说：“怎么能这样呢，孩子！没有见到姑娘就决定结婚？不行，这绝对不行。如

果你不喜欢她，我决不让你跟她结婚。”

相亲的日子到了。这一天，莫汉德尔从学校回到家就对母亲说：“妈，给我把丝绸上衣和达卡围裤^①拿出来。”

“为什么，要到哪儿去呀？”母亲问道。

“要用嘛，您拿出来吧！”莫汉德尔说，“以后全告诉您。”

不稍微打扮一下，莫汉德尔是受不了的。即使是去为别人相亲，青春的天职也会自觉地梳理头发，并在围巾里喷上点儿香水。

这两位朋友动身见姑娘去了。

姑娘的伯父名叫阿奴古尔·金德尔，住在夏姆巴扎尔。他家算得上是富有人家，在加尔各答建了一座带花园的三层楼洋房，豪华地矗立在那条街上，显得颇为神气。

他的穷弟弟去世以后，他把父母双亡的侄女儿接到自己家住着。姑娘的姨娘安娜布尔娜曾经说过：“让她跟我住在一起吧。”如果他同意的话，他肯定会少些开支，但同时也要少一点名誉，所以他没有同意，他甚至不让姑娘到姨娘家去。他就是这样坚决地维护自己的名誉的。

姑娘成人以后，考虑结婚的时候到了。可是难办的是，现在这个时代在婚姻方面“怎样考虑怎样办”的原则行不通。“考虑”的同时还要花钱。一谈到嫁妆的时候，阿奴古尔先生就说：“我也有几个女儿，我自己一个人能有多大办法哩！”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就是在这种时候，莫汉德尔穿着考究，洒了香水，与自己的朋友一起登上了舞台。

这是三月的傍晚，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三楼南面的平台，地面铺的是光滑的五颜六色的中国瓷砖。平台的一边放着一张桌子，上面的银盘里装着招待两位客人的糖果、点心和水果。银杯

① 达卡围裤，指达卡生产的优质围裤。